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四回 倒騎驢背果老顯靈應 追償俗債呂祖度情人

卻說唐明皇自請得張果大仙為國師之後，先時倒也虔心誠意的請教些玄門大道。後來惑於酒色，連國家大事都懶得顧問，哪裡還有修仙了道之心。只因張仙有許多神奇聖跡，每值高興時，就將他請來玩些把戲耍耍。有一次，明皇見張仙騎的驢子分神駿。張仙每次出門，總是倒騎而行，甚以為異，特請騎驢入宮，在那御花園內游騁一番。張仙本忠孝之心，對於天子，無時不存敬畏。天子之命，自然不敢有違。當下奉詔入園，先在各處倒騎驢子，兜了一個大圈兒，他這驢子也奇，並不要他回頭指導，自能順他心之所至，忽快忽慢，按程跑去，從來不得有誤。跑了一會兒，天子宣他入宮賜宴，命將驢子繫在園內，喂以食料。張仙辭道：「臣驢向不用食料，至多賜水一杯足矣。」天子准奏，命內侍牽去飲去，一面設宴與張仙對酌。

談了一會兒，天子托故辭開，命群臣陪宴。自己卻悄悄跑去看那驢子。據內侍奏稱，驢子飲了一杯清水，便不肯喝了。

天子即命賜他喝酒。內侍扛上一大壇陳酒，給驢子喝。驢子喝了一口，覺有異味，便不肯再喝。天子怒道：「它不喝酒，就將它砍了。」驢子聞諭，不等內侍強灌，竟自抬起頭，兩足捧壇，汨汨如流，把一壇好酒，一齊喝了下去，立刻跪著，舉起兩隻前腿，向天子作拜謝的形狀。天子大喜，正要獎賞它幾句，不防驢子的酒性大作，身子一軟一軟，懶洋洋地向著側邊橫倒下去。內侍連連喝它，也不起來，踢它一腳，也不動彈，卻聽得拍的一聲，好似踢在紙殼兒上。天子大異，自己走上前去，連踢兩腳，也是連著兩聲響，真像踢在紙質制成的物件上頭一般，不覺又奇又笑。再瞧那驢子時，卻已橫挺在地上，兩眼白瞪，氣息毫無，原來已是壽終歸天了。

天子此時倒也有些慌張，忙問：「你們瞧瞧，可有救沒有？要如沒救時，趕快將它埋了，等會兒老道查起來時，就說逃走了吧。不要對他說出真話來，使他瞧得我們都是好玩的孩子氣。」一語未了，一個內侍已將驢子一手拉起來，怪聲大叫：「這驢子是假的，是一頭紙驢子。」天子也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可不是，真是一頭紙糊的驢子。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老道也忒會玩兒，拿這紙糊的驢子哄人。要不是灌它這一壇好酒，險些都上他的當。你們把這驢子帶著，隨朕同去問那老道去。」

於是天子在前，眾內侍在後，拖著那頭紙驢，一直來到張仙面前。天子笑道：「你這老道好會哄人，怎麼把一頭紙驢子，騎進朕的宮中來。」張仙慌忙俯伏奏道：「臣所乘本係紙驢，賴臣些小技能，混充真驢，經陛下用酒灌醉，則真相畢露，猶之世俗所稱，紙糊老虎，望之若真，未嘗不可欺人於一時，決不能持於久遠。所以天下事唯真為可貴。虛偽之事，不足道也。」天子聽了，笑道：「卿可謂善於諷刺。請問紙糊的老虎，也能使它行動嗎？」張仙奏道：「總是憑藉一點道法。虎之與驢，有何分別？」天子即命用紙制成一虎，令張仙試之。張仙奏道：「不必制成，即隨意取一張白紙，加以咒語，立可成虎。」天子大喜，立令試為。

張仙取紙入握，盡力揉搓了一陣，唸唸有詞，撒手放去，喝聲疾，只見一隻斑斕猛虎，張牙舞爪，在殿下跳著。天子恐它上來，急問：「此虎可能傷人？」張仙奏道：「紙驢既能行路，紙虎安見不能傷人？」天子心中害怕，忙道：「卿道法高明，神通廣大，真是可佩可敬！如今請將此紙虎收起，免它野性發作，誤傷人命。」張仙道：「有臣在此，何懼假虎作祟。」說罷，揮手作勢，紙虎立仆。天子和眾臣明明都見虎雖死，還是虎的形狀。張仙卻說已變回一團白紙了。此外唯葉法師也能瞧得出是個小小的紙團兒。張仙不禁一笑，親自收回，放入手中，又輕輕地攤開來，這才完全回覆了一張白紙。

又一次，天子聞他酒量極好，有心將他灌醉，便於酒中置藥，強令飲滿一壺。張仙跪奏道：「臣的酒量實小，過飲必致失儀。陛下必賜一醉，臣有一徒弟，可以代飲。如蒙恩准，即召來面試。」天子問弟子安在？張仙向天一招手，即聞轟然一聲，一個清俊的小道士自殿角飛下，宛如鳥墮。天子大喜，召問數語，對答從容，儀節嫻熟，天子甚愛之，即命賜酒。道童一氣連飲一壺，毫無醉容。再賜一觥，也一氣喝乾。天子笑道：「可將後宮大罈御酒取來，看他可飲得完否？」張仙慌忙跪奏：「不可再賜，賜則必醉，醉必失儀。此不過博龍顏一笑為歡。一致失儀，便為亂性，反非微臣為陛下解悶之本意了。」天子不允，仍命去取。道童忽仰仆於地。張仙忙道：「這孩子如此不懂規矩。唯陛下幸恕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急以巾覆之。一會兒，內侍稟稱，御酒一大罈，連罈失蹤。天子怒道：「宮闈重地，焉有失物之理？立命重究。」張仙跪奏道：「請陛下息怒，罈在小臣巾下。」天子大驚，命內侍啟巾視之，哪裡還有什麼道童，只有盛酒的罈矗立在那裡。倒出酒來一量，剛才道童所飲的二壺，一滴不少，完全在內。天子不覺大笑。

又一次，天子對高力士說道：「朕聞飲董而不苦者，唯神仙能之。」高力士湊趣道：「可令張果一試。」天子即命取董和酒以賜張仙。張仙飲訖，不覺醺然道：「這是什麼酒，好像有些異味。」天子見他飲醉，即令設榻於宮，叫內侍扶他去睡。次日起來，牙齒都變成黑色。張仙笑了笑，舉手中如意，輕輕地一擦，立刻恢復潔白之狀。

又一次，隨天子出獵，得一大鹿。天子命烹來下酒。張仙道：「這是仙鹿，壽已千年。昔漢武帝元狩五年，畋上林時得之，不意至今尚在人間。」天子笑道：「有何為證？」張仙道：「武帝得而放生，以小銅牌掛在鹿的左角上。」天子命驗之，果然有一個二寸長的銅牌，不過字跡模糊，不可辨識。天子乃命在鹿的右角上，再掛一牌，仍放它去。天子因此格外贊賞他的博學。

張仙在朝二三十餘年，見天子對他不過是玩玩把戲，尋尋開心，於時政得失，人民疾苦，絲毫沒有裨益，因此幾次求去。天子竭意慰留，不肯放行。張仙本是八仙中最拘謹的人，見天子如此相待，又不敢固執求去，更不忍不別而行。

此時呂祖仍在他的寓中，朝夕不離。因此張仙將為難情形告訴呂祖。自從那天同游勾欄院回來，張仙又提起歸山之議。呂祖替他推算，說他至多還有幾天俗緣。俗緣一滿，便可如他的志，還可得一好徒弟。張仙聽他這般說法，自己也不再推算未來。誰知天子因他屢顯靈異，久欲知其出身。問之再四，張仙終不實對。他的意思，是深怕說出本來面目，未免駭人耳目，有玷物議，倒也不是慚愧出身非類，惹人笑談。天子既不能得他實對，便和葉法善說及此事。

法善先不肯說。天子有心激他道：「你身為法師，張果又是你所引進，如何不知他的出身？可見你這法師，也是有名無實，一點道行都沒有的。」法善經這一激，禁不住滿面緋紅，發起急來，說道：「臣焉能不知張國師，但恐國師知道是臣饒舌，必置臣於死。那時陛下可肯替臣代求國師，請他不要為難我。」天子笑道：「言出你口，入朕耳。朕但自己明白，又不告訴別人，國師如何知道？」法善道：「陛下太輕視張國師。國師是有數的金仙。我等一言一動，他都曉得，何必人家傳與他聽呢？」天子道：「卿放膽說來，國師如和你作對，朕必替你挽回。」法善方說：「他是混沌時候，一個老鼠如何苦志修煉，怎樣變成蝙蝠，怎麼又修成人體，修成仙道。」原原本本，說得很是詳盡。

天子正聽得津津有味，忽聽法善大叫一聲，口吐鮮血，仆於地上，口中大叫：「國師饒命！國師恕罪！」天子也驚駭失措，慌忙代為求情，又命內侍攙扶法善，向空中叩首。方才止定吐血，踉踉蹌蹌出宮回家。血雖止定，身體兀自苦疼。倒是他的妻子能幹，勸他去見張仙，自陳罪過，並拜他為師，跟他修道，如此可得他慈悲，不但性命無憂，還有成仙之望。法善聽說，大悟。扶病求見張仙，照他妻子所說的辦法，苦求張仙。張仙知他意誠。又因他自本人就任國師以來，頗能謹飭廉潔，未有不法行為，張仙又愛他的聰明，認為可以造就，便答應他，收為徒弟。從法善說破他的出身這天為始，天子怕張仙心中不悅，有幾天不敢宣他。

呂祖對張仙笑說：「小姪之言已驗。師叔要走，是個絕好的機會。為何又不說走了？」張仙笑道：「我哪一天哪一時不想走？一則等你試完白牡丹之事；二則如何走法，還沒想定主意。」呂祖笑道：「告訴師叔，小姪考試官已辦完了公事，專等師叔榮行，馬上一同出京去咧。」張仙笑道：「因甚這般快捷？你卻把試題先對我說，然後再將他做的文字告訴我聽了，讓我評論評論你這考試官，可有偏心？」

呂祖笑道：「那還不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。小姪就從那天對師叔談起白牡丹的身世和來歷之後，隨即又到他家，先和他談些風

花雪月之事，看他並不分有興似的。不過見我談得起勁，不能不隨便敷衍幾句。到了晚上，我倆並睡一牀。他忽然說起年華已大，容色垂衰，勾欄中非久戀之地，長此以往，真有不堪設想之虞。說到這裡，便哀哀地痛哭起來。

「我便進一步對他說：『便給你跳出火坑，嫁與一位知情著意、既富且貴的少年公子。試問過上幾年上好風光，等得大限到來，雙目一閉，還不是與草木同腐，又有什麼興味可言？』他聽了我這話，似乎分動念的樣子。睡到半夜，我暗暗留心他，總是翻來復去，唉聲歎氣的，不曉得他想什麼？那時我卻假裝酣睡，不去理他。不料，他鬧過一陣，忽然把我這身子捧將起來，拚命地撼動。我便假作醒來，問他作什麼？他問我的話，真叫我又奇又喜。原來他因有感於我的話，忽地轉了個修道之念。因我曾對他說認得許多仙人，所以求我說出仙人在什麼地方，他要親自去找到仙人，求他們收為徒弟，情願拋棄紅塵，永入玄門。我見他忽然有此知覺，如何不驚？如何不喜？當下隨便敷衍了他幾句，隨即送他一個小小的枕頭，叫他照常安臥。

「一夢醒來，未到天光，他忽然大哭而起，拜倒牀上，口稱師父，苦求脫離紅塵。據他自述夢中情況，說已歷盡人生艱危困苦、富貴繁華的景象。覺得人生趣味，愈加不足留戀。修道之心，愈益堅決。最可怪者，他就因我的枕頭有些靈異，再回想到我以前種種勸導之談，居然斷準我就是神仙，看定我為度他而來。這等智慧，還了得麼？到此地步，我也憐他一片純誠，哀他處境危險，慨然允收為徒。方把他的前生和本身來歷說給他聽。

「就在這第二天，用法送他出院，一陣風攝出京城，叫他步行到終南山去。如今看他可能已到終南，毫無悔心。果能誠心精進，不憚艱苦，等他到終南之日，我自另有佈置，將他栽培一番。大約五百年以後，許有些兒造化。」

張仙笑道：「這也不過是盡盡人情而已。其實，他既有此覺悟，又得到你這樣好的師父，將來必可成仙。何必還要再試三試之後，再給他一個最後的大試呢？」呂祖大笑，又道：「師叔尊論確是不錯。但一個平常女子，僥倖得遇我輩，一念之聰，便令成仙，不叫他先經一點危險辛苦，未免忒便宜了他吧。」張仙也笑道：「你難道不念這幾時同牀共枕之情麼？」呂祖又大笑不已。

談了一會兒，張仙又議如何走法。呂祖附耳低言道：「如此這般，就一點不落痕跡了。」張仙聽了，拍手稱妙。過了一天，天子終念張仙三天不朝，心中懷著鬼胎，怕他不悅，又怕他回山，便派四個內侍，將著旨意，賜他許多珍奇佳果。哪知張仙病得正凶。內侍到門，下人回說，國師病重，不能接旨。

內侍丟下賜品回去，奏聞天子。天子大驚，問法師道：「神仙也會生病麼？」此時的葉法善已做了張仙的徒弟，早知乃師之意，因對道：「神仙與常人總是一般，自然也會生病的。」天子正要再派太醫前去診視，忽得奏稱國師業已逝世了。天子大為驚異，便和葉法善等，一同駕臨集賢院弔唁。當有院中諸臣奏請回鑾，說：「國師死後，身體已腐，臭穢不堪，恐傷聖軀，乞中止弔唁。」天子益發疑惑，說：「平人死了，也不能立刻腐爛。何況國師，究是仙體，焉得如此易朽。」便吩咐法師：「代朕致祭，並要隨時留心國師是否真死；抑係假裝病亡，以便私歸道山。得了實情，奏與朕知。」說畢，回宮而去。

葉法善只得和一班集賢院同人並公卿前來弔奠。大家料理張仙身後之事，棺殮既畢，抬出門去。據抬棺人說，棺木和平人一般沉重。天子得知，信張仙真死。直到後來安史之亂，天子蒙塵入蜀，途中親自見一位神仙自天而下，向天子叩首三下，轉眼不見。來人呈上玉匣一緘，啟而視之，內述亂事因果甚詳。並言皇帝不久可回京城，伏乞珍重龍體等語。內附昔年天子所賜玉如意一柄，而不署姓氏。天子疑神仙必是張果所托致書者，則張果未死，必無可疑。回鑾後，命人掘棺視之，乃瘞一竹杖耳。

未知張果假死之後，究去哪裡，尚有什麼奇事？請看下回分解。